



長治市志資料

長治市志編纂辦公室編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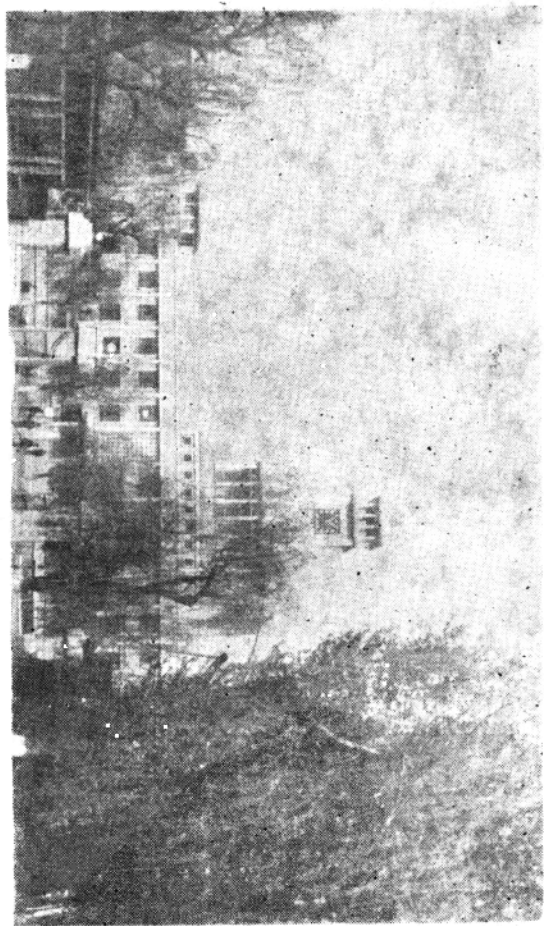
長治市志資料

第 四 輯

(内部資料 注意保存)

山西長治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編印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初春电视楼一角 叶海璇

目 录

石圪节煤窑起义..... 蒲一之 (1)

回民之光.....

——记长治回民救国会和回民义勇队的诞生 蒲一之 (24)

回民抗日义勇队简史..... (31)

回民抗日“救国会”成立经过回忆..... 程裕 (84)

太行革命根据地时期长治党的建设政权建设

及武装斗争概况

.....成国锋 贾文经整理 (34)

歌三首..... (47)

义和团在长治县活动点滴

.....长治县志办公室 (49)

潞安地区辛亥革命前后·····	王家驹 (52)
潞安地区响应辛亥革命情况 ·····	长明搜集整理 (57)
潞、泽、辽、沁营务处组织机构及其职员一览表	
民国时期长治教育之我见·····	常锦章 (60)
省立第四中学、第四师范职员录	
刘冠儒回忆录·····	刘冠儒 (63)
长治回族来源与发展座谈纪要 ·····	马福平整理 (89)
我对长治回族来源的一点看法·····	程 裕 (81)
长治回族的婚俗·····	程 裕 (93)

抗战文苑一奇葩.....

——潞城县战斗剧团追记 潞城县志办公室 (102)

回忆我市的戏剧..... 杨日新 (110)

黎园会馆与何朝阳..... 李梧庭 (121)

百子桥和黄河灯..... 王采庵 (127)

长治金融大事记..... 郭永顺搜集整理 (130)

长治市轻工业原料及产销情况调查报告

..... 市政府 工商科 (152)

长治市历史地名录..... 165)

潞麻、荫城铁货..... (170)、(173)

潞城县自然灾害的资料.....

..... 潞城县志办公室 (179)

石圪节煤窑起义

浦 一 之

石圪节煤窑收复后七八天，我们赶到了潞城五区，附近的乡亲们，还在津津有味地谈论着当时收复的情景。因为我们的地下军工作做得好，来了个里应外合，打响了咱们边区收复矿山的第一炮。我们会见了当时起义的矿警与工人，又到石圪节煤窑上走了几趟。三年前，这里还只有几间破房子和一架机器。敌人占领后，在这里大兴土木，造起了许多高大房子，又把煤窑周围三、四里方圆的良田，统统霸占起来，在周围密密层层架设了数不清的电网，挖了许多壕沟，筑了十几个两三丈高的碉堡，只留南北两个门出入。南门在山脚下，有汽路直通白晋铁路的常村车站。从南门向里走三、四丈远，有一间小小的卫兵室，把着第二道门。它的对面，接连着三四座通长的矿警宿舍，经常住着七八十个矿警。再向上走几十步，有一个广场。场的东边叫三角院，原是所长池田与队长芹田和一伙日本人住的地方。这三角院造得非常结实，活象一座小城市，三个角上三座碉堡，城垛上满布着枪眼。据说鬼子准备把这里作为最后挣扎的堡垒。广场的西边，就是工厂，煤井和工人住宅区。向上穿过北门，直到黄沙岭的高阜，又是敌人的碉堡，那里经常有一个小队日军在

这里驻防。鬼子们窃据煤窑，确是煞费心计，而我们收复煤窑，却也神机莫测。下面就是当时起义的故事。

（一）送信的老太太

石圪节煤窑紧急戒严已经两天了。南门和北门关得紧紧的。四围纵横密布的铁丝网，一到夜里就通着电流。大路边，斜坡上，沟道中，密密层层地埋着四五百个地雷与地雷。十六个岗哨，日夜守望着。池田与芹田下了命令，不准一个人进去，也不准一个人出来，与外边完全断绝了联系。

其实鬼子的密计，早被全煤窑神秘地传扬着了。他们打算在八月十八号那天回太原去，所有工人、矿警、职员、机器一起要带走。因此他禁绝中国人和外边的来往。全煤窑慌乱起来了，大家议论着，谁都迫切希望找到一条出路，免得被鬼子带走。地下军的领袖们便乘这个时机，准备立刻起义。

起义的总指挥部，设在煤窑南边三里外的一个小村子上。十七号下午，离起义的时间只有半天了，现在迫切需要了解一下煤窑内部的布置情况，就是因为鬼子防的严，两天了，他们一直得不到里面的报告，外面人也混不进去。工作人员赵××急得在房子里转圈子，想不出办法来。急了呀，怎么办呢？他这才去同房东王德山商量这件事，意思是想请王德山的老娘去走一遭。王德山同他七十岁的老娘，原来是从山东逃荒到这个地方的，自从敌人占了潞城，他们就长期

掩护我们的区长、工作人员在敌占区活动，有过许多忠勇机警的故事。从煤窑开工以来，他们就到窑上去活动，因为他们平素爱交朋友，窑上的工人、职员、矿警们，闲了也就常到他家去玩，很多人在这里拜过兄弟，并发生了抗日的关系。有一个时期，因为他们家来往的人太杂，我们怕出危险，曾一时和他们断了联系，老太太却辛辛苦苦的跑到邻近各村的熟人家去打听：“这两天有同志来了没有？”以后关系找上了，她向工作人员保证说：“你们放心，我的脑筋永不会坏！”从此，王德山和他的老娘，更积极的到矿山上去活动，煤窑上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人不认识这个好老太太。

王老太太听了赵同志的意思，是叫她到工厂里去叫一两个工人领袖出来，商量起义的大事，她很爽快的就答应下来了。她说：“你放心吧，我就去！我今年七十岁啦，死了也不算个啥，总不能让那伙年轻人出危险，他们就好比我的儿女一样啊！”这时有个常明媳妇，也想到窑上去看看她男人，弄把米吃；他糊里糊涂的提着两个北瓜与半筐豆荚，同着老太太一起去，可是她知道老太太是去干什么呀？

她们刚出村，就下起大雨来了，雨点象黄豆那么大，水顺着老太太的黑包布直往下流，全身淋得象只落汤鸡。常明媳妇忍不住了，她一再提议要回去。可是老太太是干什么的呢？她连头也不肯回一回地一直往前走。她早下定了决心，就是淋死人，我也要叫人出来才算。

她们一步一滑的挨到煤窑的南门口，只见铁丝网一层又一层的紧关着，没有一个口可以进去。在旁边两丈高的土坡

上，还有个伪警在那里放哨，没等她们开口，伪警先就恶狠狠的吆喝起来：“你两个老婆子干什么？快走开！”老太太装出可怜的样子，向伪警乞求起来：“先生，可怜可怜咱吧！我的儿子和小孙孙三天没有回家啦，不知在窑上呀不在？”那伪警横眉瞪眼的回答：“在窑上，都好好的，有什么看头！”老太太说：“嗨！他们三天没回家啦，我总得进去看看，我今天没吃的了，进去要把米，滚口米汤喝，总不能叫人饿死啊！”伪警有些不耐烦了，他说：“谁管你那么多，反正不许进去，这是太君的命令”。老太太不断哀求，伪警暴跳起来，他大声吼叫着：“滚开！好噜嗦！”

老太太心想，同这没心肝的说好话是没有用啦。只得悄悄的在路旁坐下来，找寻机会。东张西望的瞧，那里可以进去，她看见两边都是深沟齐岸，只有中间一道铁丝网下边还有一些空子，她估量把身子伏低一点，或许可以钻进去，于是就慢慢地接近铁丝网。伪警已看出老太太的用意了，吓唬她说：“可不敢钻，那是电网，一碰就死，你不想活就去钻！”老太太一想，使硬的吧！她忽的立起来，怒冲冲的冲向电网，嘴里喊着：“我就是不想活啦？反正今天进不去也活不成，我就拼了这条老命吧！”这可把那伪警急坏了，他连连响着枪栓，大声吆喝着禁止她去钻电网。老太太也知道电网厉害，只得重又回到自己坐的地方。常明媳妇吓得面孔发紫，在瑟瑟地发着抖。

雨一阵紧一阵慢地下着，她们刚刚干了的衣服，又淋了个稀湿。常明媳妇三番五次的劝老太太回去，老太太仍然很

坚决，她坚持着“就是死，我也要进去。”老太太用各种各样的方法与伪警麻缠，从上午十二点钟直磨到下午三点钟，眼看没有希望了，老太太心里也慌起来。就在这个时候窑上的伙夫下来挑水，老太太想，如果错过这个机会，就再也不要想进去了。等伙夫挑开铁丝网的时候，她马上给常明媳妇使了个眼色，拉住了伙夫的衣服就往里钻，常明媳妇拉住老太太的衣服也跟着钻进去。伪警在小坡上大声咆哮的阻止着她们，但是，那有什么用呢？她们一进去，立起身来，拼命的朝里就跑。几只小脚踏在稀烂的红泥坡上，跑上去又滑下来，滑下来又爬上去，连爬带滚的弄得满身是泥，篮子里的北瓜豆荚撒的满地，她们却毕竟冲进了工人的宿舍。

(二) 棺 材

老太太来到窑上，悄悄的找见了工人领袖王根喜、王炳和和苑丙生。她真急得想把要说的话一下说出来。可是一眼瞥见常明媳妇也在旁边，当然不便开口。就对常明媳妇说：“你不是要找你家男人弄把米？那你去吧！”支开了常明媳妇，便向王根喜丢个眼色，找到一个僻静的去处，悄悄的对他说：“赵同志要你们赶快下去一趟，有要紧话吩咐哩，我是专为这件事来的”。

“怎样下去呢？”这个难题马上又从王根喜的胸头涌上来，出去比进来还困难啊！已经焦急好几天啦，就是想下一个办法。他立刻召集王炳和、苑丙生、刘岐山来讨论。大

家眼巴巴的你望着我，我望着你，还是想不出个好主意来。最后，苑丙生忽然想起一条妙计来了，他向大家说：“昨天晚上，不是因为有个工人想逃出去，答不上口令，被矿警打死了吗？眼见棺材快做好了，咱们借口去埋死人，不就可以溜出去了吗？”经他这一说，大家心头一亮，都说：“好办法。”于是低低讨论了一回，就分头去进行活动。

苑丙生走到太君那里，把尸体如何发胖发臭，三分真七分假说了一遍，请求开门放行，好送出这口棺材。鬼子一听见此情景，害怕七八月里闹开瘟疫，马上毫不思索的满口答应。苑丙生把这消息向全厂一传，工人们因为不能出去正愁得没法，这消息好比来了一个大赦令，那个不争嚷着要去？当下你抢着去抬棺材，他抢着去扛锹镢，没事干的也抢着去送丧，老太太和常明媳妇也夹在里头，在那口薄皮棺材后面，男男女女老老小小跟了二十几个，大摇大摆的一路走出南门，一点也没有受到阻拦。

出南门往西一拐，走不上一里地，王根喜叫工人们把棺材停到关帝庙的墙根下，他用手一摆说：“大家散伙吧，不用埋了。”工人们起先还发呆，想了一下，就好象出笼的小鸟，把棺材一摔，一哄而散。

根喜、丙生、岐山，到了工作员的房子里，足足讨论了一个钟点，把黑夜起义的每个细小节目都讨论得清清楚楚。太阳快落山的时候，王根喜和刘岐山才慢慢的向煤窑上走去。站岗的矿警问：“怎么这时候才回来？去的工人们呢？”他们自在的回答：“在下面修流水坑呢，一会就上来啦。”他

们走到三角院前面的广场上，正碰着所长池田与矿警班班长任安卿，率领着一、二十个矿警，雄纠纠的从北门口下来，他们是在今天早上上潞安府去的。他们走上前去照例行了一个军礼，然后瞧个机会悄悄的拉着任班长到一边说：“今夜十二点钟…你…打开电网，迎接…八路军”。

“干吧！”任班长挺了挺腰说：“一路上真把我急坏啦，我当回不来了，这下回来的真好。”说罢，任班长挥一挥手，说一声“小心”，大踏步的走了。他走到卫兵室，书记傅文才与刘春言，正在讨论什么。突然见任班长来了，都高兴起来。任班长大声向傅文才说：“今天带岗由我来作！”傅文才觉着有些奇怪，在任班长脸上扫了一眼，凭他那机警的头脑，他立刻想到是自己人，连说：“使得！使得！”刘春言也在旁边哈哈大笑。三个人点头会意，都带着得意的神气微笑着。

矿警班原来完全是被敌人控制着的。自从今年五月间，刘春言来到煤窑上，任班长与傅文才就有了抗日关系，可是两方面都不知道。刘春言与任班长是同乡同事，都在旧军队里当过兵，刘春言就凭着这点关系，打进了煤窑，在任班长班里当兵。为了朋友的义气，任班长一力帮助刘春言的工作，渐渐的他也成了抗日的积极分子。当刘春言踏进煤窑的第二日，傅文才请假去看他的父亲，他一踏进门，看见父亲正圪蹴在火台上和两个陌生人说话，一见他进来，就压低嗓子向那两个生人介绍说：“这就是文才。”接着又转过脸来对文才说：“两个客人已经等久了，这是咱八路军同志，要

你们商量一件事呢。”傅文才一听说“八路军”三字，不意思地打了个招呼说：“看我干的这种肮脏事，真是见不人了。”说了几句闲话以后，父亲走了，他们秘密的谈了个多钟头。傅文才回到煤窑，马上就与刘春言接上了关系。文才是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不好多说话，可是心地却特仔细，煤窑里的大小事情，他都了解得清清楚楚，经过他三人的共同努力，团结了一批人在自己的周围，成了这次义的主力。

（三）李班长的转变

下午八点钟，晚饭已经吃过了，太阳落了，煤窑上的电明晃晃的，照耀得象白天一样。这时候，煤窑上的人开始张起来了。起义的人们焦急地等待着起义的时刻。鬼子与奸坏旦们，也都在忙着收拾东西，喝离别酒，准备明日一起身，回太原去。只有矿警班班长李生祥，今天连晚饭也有吃，他愁眉苦脸的好象有老大心事不能解决。原来他自听得“皇军”要回太原的消息以后，就着实的发起愁来。他的老婆正怀着小孩，不能走动，不走，又没有别的道。他为这件事苦恼好几天了。他决心要和刘春言商量商。刘春言虽是个战士，论起年纪来，比李班长大两岁；李长虽是个老吃粮，可是刘春言五岁起就当兵，讲起队伍里事，刘春言又比他高一着；李班长的直脾气，对强过他的就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俩终于成了好朋友。李班长凡碰

到不能解决的问题，总得先同刘春言商量商量。这次，他找到了刘春言，就诉起苦来：“老刘，明天人家要退走，跟人家走还是不走？”刘春言的态度很平淡，他冷冷的说：“走不走吧，还不是由你？你当班长的设法，我当兵的还有啥法？”李班长说：“老刘哥，别这样说，咱俩的心思谁还摸不着谁？明天咱到常村，把军衣一脱，把枪一丢，那怕讨吃，咱也不走了，你说好不好？”刘春言笑了一笑说：“办法倒是好，可是我能这样做，你却不行啊！这里人谁不认识你李班长？你的名誉那么坏，只要你一出去，老百姓就会立刻把你打死。”李班长的面色变得苍白，低着头一声不响。停了一停，刘春言接着说：“老弟，不是我今天有心埋怨你，我看你平素教练新兵，还是那个老派头，弟兄们动作稍稍差迟一点，你就是一拳，奶奶的，老子叫你立正，你偏要稍息。人家忘了扣一个扣，你也要给他一脚，奶奶的，军人就是要讲纪律，讲服从。大家向右看动作慢一点，你偏要从头至尾来一个排子耳光，打得每个人眼里冒火，我看弟兄们跟你出一趟操，还不知要挨你多少拳脚。老弟，替鬼子作事，你也恁地认真，你说，今天那个弟兄不是恨你入骨？谁不想借个机会报复？”这些话，正说到李班长的痛处，不由得使他害怕起来。迟疑了半晌，才没精打采的说：“可说得是啊！我也知道自己的名誉太坏，得罪的人太多，可是事情现在已弄到这步田地，还有什么办法呢？”刘春言不回答他。沉默了好久，才慢吞吞的说：“办法倒都是人想的，那见得就没了办法？”李班长听了这话，心头一闪，仿佛听出

了什么，抢着说：“有办法快告诉我，见死不救，算不得朋友”。刘春言故意点他一点说：“我说，你有一班人那里喝不上稀饭？”李班长经他这一点，心头又是一亮，勇气也就增加了好多，他说：“话到也说的是，可是，没有道？”刘春言向他一指说：“鼻子底下就是道。”李班长霍的一跳焦急得几乎要嚷起来：“你叫明好不好？你叫明好不好？”当他立起来的时候，一眼看见一个坏旦打旁走过，急忙用腿在刘春言腿上一碰，低低的说：“停会儿到你家里去谈。”说罢，俩人各自走散了。

八点半钟，李班长又来找刘春言，李班长以为刘春言所指点的道就是开小差，他说：“今天黑夜，你带着咱们的家眷在前面跑，我同任班长带两个班拿枪在后面掩护，你说好不好。”刘春言心里实在有点好笑。可是他知道李班长已经下定决心，回过头来了，他也就顺便略略告诉了他八路军今夜要来袭击煤窑的消息，要他保守秘密。开初李班长还是有些害怕，他说：“人家来了要把咱打死怎么办？”刘春言又发急又好笑的说：“你的脑袋怎么那么不清，你不用管，你带着你的班就是了，今天不要睡，十二点钟作准备，我自然有法搭救你！”李班长只是含含糊糊的走开了。

（四）十二点钟以后

半夜十二点钟的一次汽笛响开了，那汽笛活象毛驴一样直着嗓子叫唤，约好的起义时间来到了。

在矿警宿舍里躺着二十几个“自己人”，心忽地都象壶里的开水一样嘟嘟跳起来，他们牢记着今夜汽笛一叫，八路军就要来夺取煤矿，他们得配合八路军里应外合，他们瞧瞧睡在自己旁边的那些坏蛋们，一个个象死猪一样打着鼾，这些家伙还准备养精蓄锐，明天跟着皇军回太原去。

这些“自己人”们，今天心里特别高兴，他们想起几年来，那些坏蛋们仗着鬼子的势力，要打就打，要骂就骂，连做碗饭也得让他们先做，他们打碎了你的锅碗，还得你向他赔罪，受了冤屈，还得挨芹田的耳光……这一肚皮的怨气，今天可得痛痛快快的吐一吐了。他们又想到了八路军，可以仍然留在家乡工作，不必跟着鬼子到太原去受制。他们又想，从此，他们可以摔掉这顶汉奸帽子，重新做个中国人。他们越想越有味，也越想越痛快。

心里跳得睡不着，他们悄悄的爬下炕，整理整理围在脖子上的白毛巾（起义的暗号），假装小便悄悄的溜到门外。偶而碰上自己的同事，低低的互相询问着：“来了没有？怎么还不见动静？”“可是啊！这到已经十二点多啦，该着来啦嘛！”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他们慢慢的焦躁起来了，他们的小便也越发多起来，可是终也不见个音讯。

李班长在矿警家属宿舍里，等的实在不耐烦了，他一看见他的大肚皮老婆在摸索着收拾衣裳，嘴里唠唠的唠叨着，心里越加冒火。他胸恨刘春言总是吞吞吐吐的不给他说实话，弄得他摸不着头脑，这实在不够朋友。依他想，什么事都得同他商量才对。他气愤的又去找刘春言，没声好气地嚷